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貌的诱惑/[美]弗莱迪著 杨宁宁译.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4. 1

ISBN 7-80676-437-2

I. 美... II. ①弗... ②杨... III. 社会生活美
IV. B834.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3106 号

图字 09-2002-517 号

Copyright © 1996 by Nancy Frida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Norman Pearlstin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4 Wenhui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美貌的诱惑

著 者/[美]南希·弗莱迪

译 者/杨宁宁

责任编辑/陈今夫

封面装帧/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90×1240 1/32

字 数/360 千

印 张/14.875

印 数/1—8000

ISBN 7-80676-437-2/G·240

定 价/29.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凝视的目光	(1)
母亲的眼睛	(1)
心目中的小宝宝	(10)
谁不爱抱漂亮的婴儿	(19)
凝视的目光和形象焦虑	(23)
分离 :人生新的开端	(30)
摆脱理想化的母亲/女人	(41)
育儿室里的男人	(49)
第二章 羡慕与妒忌	(62)
美的阴暗面	(62)
“我要吃她的心!”	(75)
幼年的竞争 :“漂亮的才是好的”	(80)
幼儿训练 :保持清洁(和美貌)	(92)
可怜的阴道,饱受诬陷的玫瑰	(96)
第三章 创造自我的年代	(108)
体验自由,表现自由	(108)
银幕上的自我	(117)



友谊和排斥·····	(120)
寻找理想的自我·····	(129)
反面角色的作用·····	(134)
学做男子汉·····	(137)
如胶似漆的女孩们·····	(141)
 第四章 青春之舞 :少女 ·····	(147)
美貌和青春之恋·····	(147)
青春期“告别童年”·····	(155)
神殿,还是阴沟? ·····	(161)
自慰的好处·····	(171)
忍气吞声的女孩·····	(175)
母亲和女儿的竞争·····	(179)
女孩群体与无竞争条款·····	(189)
寻找父亲的眼睛·····	(197)
 第五章 青春之舞 :少男 ·····	(206)
男孩的模样 :我们亲爱的冤家 ·····	(206)
“做个男子汉!” ·····	(213)
青春的骚动和男孩的困惑·····	(217)
不再妒忌阴茎·····	(226)
男孩的愤怒·····	(229)
“我是你童年时失去的父亲”·····	(235)
 第六章 女权主义与美貌·····	(241)
“身穿夏装的女孩”·····	(241)
杰克斯裤子和扭摆舞·····	(244)
神奇胸罩和强力套装·····	(251)

谢谢你,古特马赫医生	(254)
革命的扮相	(259)
性解放和妇女运动	(267)
女权主义、男人和美貌	(271)
女人的墨水,女人的血	(284)
成功女性的服装	(299)
否认竞争	(307)
 第七章 镜子里的男人	 (319)
外公的衣橱	(319)
养家活口的人	(324)
女人眼里的男人	(332)
男人饥饿的眼睛	(339)
“交媾的凝视”	(345)
幻想中的做爱	(350)
工作场所的美貌 求爱还是性骚扰?	(352)
镜子争夺战	(360)
其貌不扬的富豪和依附权贵的美女	(369)
男性美的未来掌握在女人手里	(379)
 第八章 性器官与自我形象	 (389)
阴茎 过去、现在和未来	(389)
 第九章 改变年龄的双重标准	 (398)
婚外恋的是与非	(398)
回归少年时代,让妒忌见鬼去!	(406)
战胜性恐惧	(415)
好巫婆/坏巫婆	(417)



美貌的诱惑

漂亮地显示我们的实力·····	(430)
“好巫婆”的穿着打扮·····	(435)
解开爱和钱之谜·····	(444)
王子、艺人、裁缝、婚礼 找回失去的自我·····	(453)

第一章 凝视的目光

母亲的眼睛

我是个渴望引人注目的女人。别人的目光就像空气和食物一样是我的基本需求。与此同时,我也越来越多地感到摆脱这种目光的需要,虽然我毕生都在竭力使别人看到我、注意到我的存在。

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爱与恨,隐藏与暴露,凡此种。谁不渴望能向整个世界展示自我并得到众人的宠爱。然而,在慷慨地显露出那么多脆弱的自我之后,又有谁愿意忍受世人的审判和唾弃。还是把一切都藏起来吧。可是这样一来,又有谁会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呢?

其实,哪个人不是赤裸裸无遮无盖地来到这个世界?我们那些互相矛盾的需求都来自我们所遭受过的一点一滴的拒绝。我们爱过——不,爱是后来才学会的。我们一生下来就渴望别人的关注和抚爱。为了重温最初得到的这些关爱,我们会面对镜子解开衣服上方的几粒钮扣,偷偷对自己看上几眼,然后又扣好衣服,把自己安全地藏起来。可惜,爱是个极不可靠的东西。一旦堕入情网,所有的钮扣都会被解开。而遭人拒绝的危险也



随之而来。凝视的双眼是爱的许诺。而我们最恨的往往是我们爱得最深的人。是啊,当我们把自己的一切都向他们敞开之后,他们怎能抛弃我们,把目光移向别处?这种感情真是充满了激烈的矛盾。难怪谋杀案的首要嫌疑往往是同受害者关系最密切的人。

别人的眼睛就像是一面镜子,而我与这面镜子的关系就常常处在一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之下。我非常在乎这面镜子,非常在乎别人如何看待我和我生活中发生的变化,包括我对丈夫的承诺。

也许你会说,我所说的这一切都跟你无关,因为你既不是时装模特儿,也不是喜欢整天照镜子的人。也许你已经开始讨厌我的虚荣心。不过别忘了,你的人生也是由这面镜子塑造出来的。我们谁也无法逃脱外貌对我们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也许我们以后会选择一种脱离镜子的生活。但是,不论我们生下来时是穷人还是富人,是耶稣基督还是无名小卒,在人生的最初阶段,我们无不渴望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形象。

也许你已经忘记了这一切,因为你早在很多年以前就已退出这种基于外貌的竞争。但是你不能否认自己曾经渴望得到别人的爱和关注。如果今天你已不再期待这些东西,那可能是因为你已经感到厌倦和失落。也许你在竞争中输给了自己的兄弟姐妹;也许你掉进了无人关注的深渊。有谁愿意记住这种痛苦的经历?也许,你赢得了胜利,却遭人怨恨。妒忌可以变成一把杀人的利剑。

美貌的魔力无所不在。它像一道强大的电流,将饥饿的眼睛导向欲望的对象。“让我好好看看,让我仔细瞧瞧!”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大市场,各种交易都以前所未有的引人瞩目的方式进行。大街上招摇过市的半裸的人体,餐厅里形形色色露出很多肉体的时装,还有那自家客厅里的电视屏幕——所有这一切都

向我们发出同样的信息：“看我！”

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曾经有过那样的年代，人们看重的是善良、慷慨和同情之类内在的美德。这些东西现在都过时了。今天我们以包装来展现自己的身份。谁还在乎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美德？“看我！不然我怎能确信自己的存在？”我们的时代是包装决定一切的时代。虚荣就是一切。相信我吧，你也是其中的一员。

从我们诞生的那天起，讨人喜爱的外貌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东西。母亲对婴儿关注得越多，孩子健康成长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亦然。母亲越是关注和满足婴儿的需求，她在孩子的眼里就越显得美丽善良，尽管母子双方可能都不怎么完美，孩子可能太胖或太瘦，母亲也可能相貌平平。这正是早期文艺复兴绘画给我的印象。每当想起那些画里的母亲和孩子，我就仿佛在他们互相凝视的眼睛之间看到一道将双方连接在一起的金光，它使母子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变得完美无缺。

我们永远也忘不了这些光彩夺目的绘画所表现出来的母子之爱在我们心中所产生的激动，尤其是那些圆形的和类似电影镜头的画面。这类作品似乎为观者提供了一个钥匙孔，让他窥视或欣赏画中人物之间的亲密关系。在那幅令人心碎的肖像画《皮埃塔》里，圣母玛利亚抱着死去的儿子耶稣。他的头靠在她的胸前，就像小时候那样。几年前，有个人因为用大铁锤破坏塑像而被捕入狱。据他向当局交代，他之所以这样干是因为在那座塑像里，“圣母玛利亚眼睛朝下，没有看着耶稣。”

当我还是个学艺术史的学生时，我最不愿看的就是圣母和圣子的画像。比起拉斐尔那讲究均衡充满激情的杰作，我更愿看冷峻而不对称的后文艺复兴风格主义绘画。因为我不愿看到拉斐尔画里的婴儿所享受的那份快乐。对我这个没有享受过这种幸福的人来说，即使是圣母和圣子之间的那种神圣的快乐也



会使我感到妒忌。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永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的正是那道将圣母和圣子的眼睛连接在一起的金光。20年前,在写作《我母亲/我自己》这本书时,我无意之中又看到了那道金光。当年我年轻脆弱,甚至不愿承认圣母和圣子之间互相凝视的目光是如何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正是在这凝视的目光中,我们开始了人生的旅途。“当我们睁开双眼观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自己也会成为被人观看的对象;”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写道,“当别人的目光和我们自己的目光相交时,我们就对自己的存在深信不疑了。”我们一出世就渴望得到爱的目光。充满了爱的眼睛就像一面镜子,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是如何沉浸在爱的温暖怀抱之中。一旦这一影像转化为心目中的自我,我们就会觉得何等心满意足!这就是自尊心的源泉。

奇怪的是,今天我却怎么也无法找到当年我在文艺复兴之前和早期文艺复兴的绘画中所看到的那道神秘的金光,为此事,我曾请教过许多艺术史专家、博物馆馆长和大学里的艺术史教授。也许,我所看到的不过是无意识的幻觉。也许,那如此牢固地留在我记忆中的印象并不是我在画中真正看到的东西,而是我梦寐以求却未曾得到的东西。

有时我会对丈夫说,“让我们离开这里吧。买个农庄,同动物呆在一起,弄头越南猪来养养。”我对梳妆打扮已感到厌倦。我多么希望别人都能像小狗邦戈那样忠心耿耿、毫无怨言地爱我。忠心耿耿的人绝不会在乎你的外貌。他们爱的是你的内心,他们比你本人还要看重你的真正价值。当然邦戈那无私的爱也离不开对我的依赖——没有我,它会饿死。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我坚信,即使不给它吃,邦戈也会爱我。不论我穿什么衣服,邦戈对我的爱都不会改变。

难道我就不能摆脱外界的影响,依靠内在的力量来生活?

今天早上我同老朋友迪克通了电话。迪克每天都在我开始写作之前给我打电话。他知道怎样同作家交谈,因为他曾经帮助一个他所爱的人成为作家。他告诉我这个人昨天夜里自杀了。我记得他们两人合拍的那张照片。他们都是非常英俊的男子。照片里,我那朋友的眼睛直瞪瞪地看着他的情人,而那一位则将整个脸对着相机的镜头。迪克将自己所有的能量都献给了他所爱的人。为了他的成功,迪克放弃了自己的事业。遗憾的是,那人越是成功就越是怨恨自己对迪克的依赖。他爱迪克,羡慕他,最后,他终于恩将仇报,抛弃了迪克。他们分手后,那位作家的写作生涯就一落千丈。不久前,他做了一次极其成功的美容手术,可是这丝毫没有改变他的命运。“他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再也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迪克告诉我。看来,那人的内心其实是一片空虚。

我常常希望自己不再抛头露面,并且改邪归正重新做个“好”南希。那个名叫南希的可爱的小女孩虽然没能从母亲那里得到圣母般的关爱,却总是默默地忍受着,把怒火深深地埋在心底里。有一次,我被一张照片深深地打动了。照片里,一架巨大的喷气飞机正在空中给一架小飞机加油,看上去就像一头大母牛在给小牛喂奶。这使我想起圣母和圣子。要是耶稣没有在圣母那充满了爱的眼睛里看到自己的影像,他会有那么大的力量来完成那神圣的使命吗?

“总有一天,”我对丈夫说,“我要收回我写过的那些书。我写了那么多关于性、母爱的两重性、妒忌和羡慕之类的东西,我要祈求上帝饶恕我。”我的丈夫并不以为这有什么奇怪。他喜欢我写的那些书。他知道,那个喜欢涉足禁区的“坏”南希同那个在主日学校从不缺课的“好”南希一样,其实是同一个女人所拥有的两个互相矛盾的自我。而我的写作灵感恰恰来自于这两者之间没完没了的斗争。丈夫把我比作英国女作家多丽斯·莱



辛。在《金色的笔记本》这部小说里,莱辛是这样描写一个爱上她的男人:“他看到了我。”多年前,当我还没有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就知道男人的目光所拥有的那种魔力了。

从记事的时候起,我就开始寻求男人的目光。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从未见过面的父亲那样促使你迷恋于来自男人的爱的凝视。我一生都为失去父亲而倍感失落。要是我没能成为一个作家,我心中的这块空白就永远也无法填补。他在哪里?他是谁?为了保护我和她自己,母亲什么都不告诉我,什么都不让我看。我想做个好女儿,所以我什么也没问,因为我更需要母亲。就这样,我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家中长大,既没有享受到他那关爱的目光,也没有在他的眼睛里看到我自己、我的身体和脸、理智和性征。也许他是个性情冷漠、不喜欢孩子的人,也许他不会喜欢在我身上看到的东西。唉,这一切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了。由于对父亲的一无所知,我只好在想像中将他不断地理想化。

从来没有人提起过父亲的名字,也没人对我说过“别提他”这样的话。但是从记事的时候起,我就知道不能问“他在哪里?”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只能在想像中体验我和他之间可能会有的那种爱。我只能从母亲家的那些人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我的外婆是个美人,她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当然,还有外公、姨妈、舅舅。在我的童年时代,这些人就是我心目中的众神。他们从高处向我微笑。在我的眼里,他们都具有令人神往的魔力,都像我所崇拜的那些四五十年代的电影明星那样光彩夺目。

如今我的屋子里摆满了母亲家那些亲戚的照片。他们个个都很漂亮,都是我幼年时期的最爱。我把自己视为他们中间的一员,并相信我和他们无论在身体和性格上都一脉相承。从他们在埃尔摩洛哥餐厅里的迷人风采以及外婆骑马的姿势里,我可以看到自己身上的表现欲。虽然我从来就不是个美人,虽然那时我梳着小辮、戴着金属框架的眼镜,但我仍旧认为自己很漂亮。

亮。一定是老照片上的那些人使我变得如此自信。

外公和舅舅们并没有对我扮演父亲的角色。是我自己把他们当作父亲的替身。母亲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无条件地、毫无怨言地允许我从其他男人那里寻求爱。也许这算不上什么礼物,但是我敢肯定,在挤满了医生诊所的那些病人中间,许多人之所以得病,就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不爱他们,也不允许他们到其他地方去寻找爱和亲密无间的感情。

妈妈常说,她产后一出院就把我交给了保姆安娜。在我的想像中,当时的情景就像是一部黑白电影:汽车在家门口停下,安娜从疲倦而忧伤的妈妈手中接过我。妈妈年纪轻轻就成了单身母亲,她一定巴不得有人帮她带这第二个孩子。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真的死了,反正在我的记忆之中,没有人对我这样说过。

安娜是个德国人和爱尔兰人的后代。她有一双强壮的手臂,我在她的怀里感到非常安全。她的厨房就是我的天地。在别人也开始注意到我之前,安娜的目光对我来说就是一切。

在安娜眼里,漂亮的脸蛋算不了什么。她欣赏的是勇气和冒险。在乘过山车的时候,我们总是坐在最前面。她给我梳小辫的时候,我们从来不照镜子。我长得不像妈妈那样漂亮,不过安娜从来不对我的长相说三道四。在如此宽容的目光下生活,当然不需要照镜子。

“安娜讨厌我。”姐姐至今还在抱怨。这话当然不对。安娜确实最疼我,可那是因为姐姐和妈妈特别亲近。大概是因为她们两人都见过父亲吧。共同的秘密将她们连在一起。

妈妈也有自己的秘密。她是长女。当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她的母亲就去世了。她的父亲如此怀念死去的爱妻,以至于竟然对女儿的美貌视而不见。这多少影响了她的自信。

外公对女人的容貌有他自己的标准。妻子去世后,他仍是众多女人追求的对象。他选中的女子都是身材娇小的美女。不



论是否真心实意，她们都对他百依百顺。我们这个家族里有很多身材高大、我行我素的女人，然而可怜的妈妈对自己的外表却是那样缺乏自信。直到今天，她仍不愿别人看见她的手，因为12岁那年，当她在客人面前演奏钢琴时，外公说她的手“太大！”想想吧，要是别人不喜欢你的手，你还能弹好钢琴吗？

在外公的六个孩子中，妈妈同他关系最近。我上大学时，她特地离开查尔斯顿迁往北方，搬到离外公不到一英里的地方，为的是能陪他打桥牌，晚上同他一起去游安大略湖。毫无疑问，外公很爱她、需要她呆在自己身边，而她也竭力使他满意。不幸的是，他从未真正看到她的可爱之处。“唉，爸爸……”她只能无可奈何地叹息、生气。人就是这样矛盾。

当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得到父母重视时，每个人都会出于生存本能而竭力接近他们，不过也可能做出相反的反应。记得有一次，我特地从幼儿园带回自己作的一幅画送给妈妈。我站在楼梯口呼唤她，那时她正急匆匆地往楼上走。我多么希望她看到我、看到我为她画的那幅画啊。可是她什么也没看见，径直走进了自己的卧室。这件事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从那以后，我就决定再也不去想方设法引起她的注意了。为了惩罚她，我把自己得到的所有的成功、奖励和好成绩都献给别人，特别是外公，但就是不给她。

当时我5岁。我对自己说，我一点也不在乎她怎样看待我的成功，现在轮到我冷落她了！可是事实上，我是非常在乎的。人就是这样矛盾。

10岁的时候，我已经是个敢作敢为、讨人喜欢的女孩。我知道如何用唱歌、跳舞、讲故事等方式来获得别人的关注和喜爱。在我家的墙上有一张照片，照片里的那个女孩戴着眼镜，牙齿上装着矫正钢丝架，穿着旧的牛仔裤和法兰绒衬衫。那就是10岁时的我。我那时可真行，居然能在逆境中求生，并且为自

己赢得了不少好处。可惜没过几年情况就变了。我开始努力使自己符合某种既定的模式。我所竭力模仿的那种女孩,她们对镜子的信赖远远超过对内在力量的依靠。当然,再好的镜子也比不上男人的眼睛。那正是我特别需要的东西,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父亲,不然的话,我肯定会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今天,像我那样的童年已经没有什么特别了,因为有太多的孩子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长大。在美国,生活在永久性单亲家庭中的孩子的数量在 1993 年已达到 630 万,占 18 岁以下人口的 27%,比 10 年前上升了 70%。可是数量的增加并没有减轻失去父亲对孩子所产生的影响。当然,人们能够,而且必须竭力适应这种生活。但是,尽管大人们不愿谈论那些令人痛苦的事情,他们也应该让孩子了解真实情况。掩盖着的秘密不会消失,它会永远留在阴暗的角落里,永远留在孩子的心里。

当我们渐渐长大,我们就会寻找父亲的替身。我最先找到的是上帝慈爱的眼睛。这并不是因为我有特别坚强的信仰,而是因为我喜欢参加教会的活动。在主日学校里,我看到全能的上帝向我们发出慈父般的微笑。他赐给每个孩子同样的爱,从不偏爱任何人。圣经故事就像电影一样有趣。我们纵情地放声唱着赞美诗。我至今还记得“跟随灵光”中的所有诗歌。多好的大家庭!那么多的欢乐和友爱!为了奖励我的热心参与,主日学校赠给我好多图书。受过坚信礼后,我以同样的虔诚坐在圣菲利普圣公会教堂的长椅中。教堂那迷人的墓地同我家只隔一道墙。

每个星期天的上午,我都是圣会中的一员。在这里,每个人都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好、更宽宏大量。当然,人人都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是大多数人似乎都相信自己是好人。如果他们做了错事,他们会感到有罪,感到羞耻。虽然在圣会里只有我一个单身家庭的孩子,可在那些父亲母亲的眼里,我和其他孩子一样正常和健康。在教堂里,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自



幼就有这样的能力。要是生活中缺少了什么,我就会从其他地方寻找补偿。人类学家莱昂内尔·泰格说,乐观的品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如果真是这样,我真该为此好好感谢我的祖先。

不过,对性的渴望最终使我离开了教会及其慈爱的目光。要是我能把青春期旺盛的能量用在智力和社会活动中,也许我会更理智地作出选择、更好地设计自己的生活。可是,当时我却觉得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都和上帝及其教诲格格不入,虽然教堂的布道并没有把性说成邪恶的东西。不论在教堂、学校还是家里,人们都对性保持沉默。也许罪魁祸首正是这种既不赞扬也不警告的沉默。这好比交给我们一辆新汽车的钥匙,然后对我们说:好好享受吧,责任自负。

小时候,我很少照镜子,现在我却渴望在男孩子的眼睛里找到自己。我把一个12岁女孩的所有渴望都倾注在他们身上。我想要的并不是和他们做爱,而是希望得到他们的承认,希望他们需要我、爱我。我必须在男人或者上帝的眼睛里看到自己、看到得救的希望。我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尽管我的选择是无意识的。这就是自我分裂的开始,它使一个聪明可爱的女孩成为心理上的瘸子,使她变得沉默寡言,并且抑制了她的进取心和好奇心。在性生活上,她也迟迟不懂得如何避孕、如何保护自己。

说句公道话,我那时结交的男孩们并没有要求我和他们发生性关系。同我一样,他们也告别了童年的梦。传统使他们相信,男人的价值在于成家立业、解决各种问题,在此之前,他们首先必须战胜对漂亮女孩的恐惧感。

心目中的小宝宝

也许你很难相信外貌改变了你的一生。根深蒂固的卡尔文

主义使我们避免过分看重人的外貌。我们坚信对家庭里的所有成员都要一视同仁。然而,哪个母亲不在十月怀胎期间就渴望生个漂亮的小宝宝?许多人甚至早在几年前就在梦中看到了那可爱的小脸。

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有自己独特的外貌,它来自心灵的深处,并成为我们独特人格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需要父母那充满了爱的凝视,它使我们的的心灵充满了阳光。如果我们不能由于自己独特的外貌而得到关爱,那我们幼小的心就会受到严重的伤害。如果妈妈眼里所看到的只是她理想中的孩子而不是真实的我,那我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感到安全吗?

当我们一天天长大,我们满怀期待着从一双又一双的眼睛里寻找自我,直到有一天,我们有幸将眼光转向内心深处并在那里看到真正的美。

得不到关爱的婴儿会发出愤怒的哭喊。这在成年人身上也不难看到。想想吧,当我们爱上某人,眼巴巴地等着他来到我们身边、给我们打电话或者向我们许诺永恒的爱的时候,我们是怎样惶恐不安啊。当我们得不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又是怎样像小孩子一样气得发狂。

心理学家梅拉尼·克莱因认为,襁褓中的我们虽然热爱母亲和她那美丽的乳房,但我们更妒忌她的权力并对此愤愤不平。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狠咬母亲的乳头。克莱因真叫人受不了,她把我们描绘得如此可怕。第一次看她的书时,我一气之下把它扔得老远。不过,我们也不断地意识到,母亲总是尽量地满足我们的要求,抱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盖被子。这一切都使那些由妒忌而引起的愤怒得到了缓解。于是感激之情为我们打开了通向爱的大门。我们今天也会以同样的心情妒忌某个我们爱得发狂的人,因为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使我们进天堂或者下地狱。克莱因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吃奶的时候没有学会爱的话,



长大后就更加困难。

我们在得不到父母的关爱时都会以求生存的本能来对抗。小时候,当我觉得自己永远无法成为妈妈的掌上明珠时,我就打定主意惩罚她。好吧,我才不在乎呢,我对自己说。我会想办法叫别人爱我。其实我心里难过极了。她为什么对我视而不见,为什么看不见这样一个出色的女儿!人就是这样矛盾。

我们对自己的母亲又爱又恨,这种矛盾的感情可以持续多年。我们不愿承认对母亲的愤恨,把它藏在肚子里。一有机会,我们就把它发泄在自己所爱的其他人身上。其实,我们的母亲虽然不是十全十美,却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个事实,我们就会在以后的生活中继续寻求十全十美的爱。不幸的是,世界上有谁能满足我们这种苛求呢?

理想的做爱是双方在满足对方的需求之后都能脱离对方回归自我。只有当我们具备这种能力的时候,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依恋之情才会使我们感到甜蜜。如果在坠入爱河时丧失自我,把对方看成决定自己命运的主宰,我们就会使自己处在危险的境地:不是爱得死去活来,就是恨得咬牙切齿,其间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这就是为什么离婚往往变成一场血战,我们大肆发泄多年来积压的怒火,恨不得将对方活活烧死。

可怜的小宝宝!怎样才能使你平静下来、心满意足地接受自己亲爱的妈妈?也许成年后我们会在其他人的身上找到爱。不过,越来越多的女人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她们拒绝爱任何人。“这个世界上没有好男人。”她们断言。她们永远也不会承认这同她们的早年经历有关。如今女人们都轻易地把感情生活中的所有不幸都一鼓脑儿归咎于男人。我们不再依靠男人来养活我们,所以乐得将他们变成出气筒和替罪羊。工资待遇问题,性骚扰,外貌决定论,凡此种种——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由那些无信无义、见异思迁、满脑子自我的男人们造成的。